

特稿

浙江第一颗无产阶级革命火种

■陈慈林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完成所有议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随即的1922年9月,浙江省第一个党小组在杭州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于树德任组长,另二名成员分别是陆军二师排长金佛庄和杭州闸口铁路机厂(杭州机务段前身)工人沈干城。虽然只有3名成员,杭州小组却是浙江省的第一颗革命火种。

于树德和金佛庄后来代表浙江省委组织出(列)席了中共“三大”,此后,于树德调回北方,金佛庄考入黄埔军校,分别在我党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沈干城则长期战斗在杭州,组织铁路工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创办工人自修夜校

1921年年底,沈干城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遣,到沪杭铁路任特派员。1922年2月,他受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到京汉铁路长辛店考察工人运动,5月,经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负责人徐梅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成为杭州小组一员。

沈干城加入杭州小组后,在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他说服了工人出身的机厂厂长康巨金,以提高工人技术能力为由,仿照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做法,创办了“闸口铁路机厂工人自修夜校”,康任名誉校长。沈干城自任语文老师,在上课时经常给工人们讲“世界上的财富是由什么人创造的”,“造成工人贫困的原因是什么”等道理,慢慢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从中物色和培养工运积极分子。

秘密发展党员

1925年8月,中共党组织派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余茂怀到闸口

机厂,帮助沈干城在自修夜校基础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活动费用由工人们集资解决,学徒工每月交1毛钱、老师傅交2毛钱。

每天晚上,工人们齐集俱乐部参加活动,有的排戏唱歌、有的补习文化、有的读书看报。余茂怀给工人们上课,第一课讲的就是“五卅惨案”。此后陆续讲了军阀、帝国主义如何统治中国,如何压迫工人等道理。2个多月里,俱乐部的影响迅速扩大,参加工人从起初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杭州地区校外单位的工厂也派人前来考察、参观。

俱乐部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1925年10月底,军阀孙传芳派一个班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前来查封。俱乐部虽然被查封,却在工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斗争的火种。

通过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余茂怀、沈干城培养了建党对象,他通过秘密谈心的方式,先后发展了机厂翻砂学徒工钟鼎祥、洪德生入党。1925年11月初,沈、余在闸口元帅庙铁路轿子巷3号,秘密主持了钟、洪的入党宣誓仪式,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华林到场监督。余代表中共江浙区委宣布由沈、钟、洪组成中共沪杭铁路独立小组,沈干城任组长,由杭州独立支部领导。这是沪杭铁路第一个中共党小组。

不久,沪杭铁路独立小组又发展了艮山门站行李员赵刚、闸口机厂司炉方仁郎、姚锡华、邱惠中等入党。1925年12月,中共杭州地委成立,沪杭铁路独立小组也发展为沪杭铁路党支部,沈干城任书记。从此,沪杭铁路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并成立了沪杭甬铁路总工会。

1927年2月,为支援北伐军,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人纠察

队,为迎接北伐、支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出了重大贡献。总工会副委员长沈干城,组织部长薛雨霖(即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时任笕桥站站长),总纠察队长沈乐山等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入狱后被折磨致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干城、沈乐山等先后被捕入狱。1928年1月16日深夜,沈乐山被枪杀于浙江陆军监狱内,年仅28岁,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5期曾发表署名文章,悼念沈乐山,称他的壮烈牺牲是“浙江党内、浙江工农阶级战线上的一个巨大损失”。

沈干城与薛雨霖、钟鼎祥等4位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委被捕后,在审理“铁路工潮案”的特别刑事法庭上,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逼供下,除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沈已公开身份)外,没有吐露一点秘密。沈干城还竭力为其他4名执委开脱,使他们最后得以取保释放。

1934年9月22日,在长期经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后,沈干城病逝于苏州江苏陆军监狱,终年37岁。

先烈鲜血没有白流,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

1987年4月4日,浙江省民政厅和原杭州铁路分局及各界代表450多人,在浙江革命火种点燃的闸口机厂隆重集会,举行了沈干城、沈乐山烈士塑像揭幕仪式,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为塑像题词。

2010年,闸口机厂被整体移交杭州市。为纪念这段光荣历史,杭州市决定在这块具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筹建“杭州铁路博物馆”(暂名),让子孙后代永远牢记革命先烈们的光辉功绩,以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2015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 雷虹 E-mail:alan0104@163.com 电话:88852349

城隍山上的“杭州人情结”

■缪孔文 文/ 摄

我的老父亲说,他今年还没有去过城隍山。他这一说,我突然觉得,他的生活里确实好像少了一件事。

说起城隍山,但凡老杭州人,都能说出个与这座山相关的一些故事来——或是关于这座山的传说,或是自己与这座山的过往轶事。我也是。作为老杭州,只要有外地朋友来杭,我总会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他们去城隍山走走看看。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在城隍山上,才能看到至今仍停留在杭州人心底的老杭州:热闹而不嘈杂,闲适而不单调,山气宜人,民风淳朴,市井安详。

我向客人介绍说,城隍山上有太多的杭州人情结。

城隍山上尽管有许许多多如“城隍庙”和“伍公庙”这样的传说,但我认为,杭州人之所以喜欢城隍山,更为充足的理由应该是,城隍山在杭州是一座最为“亲民”的山。一是城隍山山高不足百米,上山如上楼,让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登临山顶;二是城隍山是西湖群山中最唯一嵌入市区的山,杭州人在家门口“零距离”登山,方便不说,登临山顶俯瞰杭城,“参差十万人家”尽收眼底,岂是一般的享受。再就是城隍山上多年来沉淀的市井气息,如久藏地底的美酒,味道浓郁而醇厚,引人向往。特别是我这样的老杭州,只要天不下雨,即便花上一个多小时,也会从城西赶来,不紧不慢地走在城隍山满是苍绿的浓荫下。

杭州人将登山叫做爬山。

我爬城隍山,喜欢从鼓楼边的山道拾级而上。从这里上山,一路的青石台阶或光滑,或粗砺,台阶与台阶的空隙,以及山道两边的乱石垒墙,长满了杂草和苔藓,特别接地气,特别有味道。也就十来分钟时间,已经来到了伍公庙。如今

这里,已是老杭州人遛鸟、赛鸟、喝“劳保茶”人气最旺的地方。

在伍公庙一旁看遛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城隍山上遛鸟、赛鸟的历史,据说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鸟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鸟笼叠成一排排别样好看的墙,鸟锻炼,鸟赛鸣,十分热闹。在这里,一些鸟友还会把鸟出让,一些喜欢种花的人,也会把自己精心伺弄的花带来,喜欢的话,花主人也会廉价相让。

爬城隍山是一定要在山上喝一杯茶的。这杯茶,原汁原味地飘着老杭州最本真的气息。上山后,你可以随处找到一个喝茶的地儿。经常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这里喝茶、打牌、聊天,一坐就是一个上午。除了喝茶,一些相熟的老茶客,如果想要吃碗面,或请老板炒个菜,老板也会欣然应允。这样,来玩的人中饭有了着落,一玩就是一整天。岁月,就在这样的悄无声息中慢慢远去。

城隍山上有很多庙宇和庵堂,不过这些都是后来重建的。庙宇和庵堂是城隍山的压箱宝贝,可惜这些宝贝在上个世纪的“大炼钢铁”中几乎被拆光了。有庙即有会,听老年人讲,早年的吴山庙会,除了烧香拜佛、算命测字等活动外,还有卖书画的、演庙会戏的、变戏法、耍杂技的和卖花、斗鸡的等等,店家、小贩在庙宇四周和沿途两旁摆满了摊铺。而现在的庙会,更多的是一些商业化的买卖。

在城隍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山上的老樟树。这些树,树龄都在四五百年左右,其中一棵“宋樟”树龄在八百年以上,得有几个人才能围抱得住。这些古树姿态苍劲,绿叶繁茂,粗壮的根系如龙爪一样,深深地扎进高高低低的山坡和岩石,任风吹雨打,历经岁月,默默地守望这个城市,阅尽人间百态。

杭州人喜欢城隍山,老杭州人

更喜欢城隍山。这里不仅是老年人的休闲乐地,也是老人们了解国家大事,交流各种信息的好去处。许多老同学、老同事聚会,甚至久居海外的老朋友回家探亲,都喜欢选择在城隍山。大家在这里泡一杯龙井,抿几口小酒,一起忆童年往事,叙朋友情谊,说工作辛苦,谈城市变化,叹人生苦短。城隍山,俨然已成为老杭州人放松心情最惬意的精神家园。

我的老父亲86岁了,85岁前,他总会隔三差五地去爬城隍山,即便拄着手杖,也要去闻闻山上的气息,回到家,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现在,他说城隍山是去不了了,腿脚不听话了。说这话,一脸幽幽神情。我知道,在他老人家心里,爬城隍山就是他生活中最窝心的事。退休将近三十年,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爬山过程中感受到的。像有那么一位老朋友,一直陪着他讲故事。现在不能去爬山了,生活就像少了一个支撑。这个心情,对于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却又不得不去改变、去适应,如硬生生让人夺走了一件心爱至宝,又那么无奈,确实不太好受。



从鼓楼上山的小便道。

2015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 雷虹 E-mail:alan0104@163.com 电话:88852349

家暴之下的绍兴一位贤惠妻子之死



死者钟丹丹的生活照。

■特约记者魏斌 文/摄

江南连续多日淅淅沥沥的雨水,将绍兴市环山路府山公园北门旁的那一大摊殷红的鲜血渐渐冲淡,人们的记忆似乎也随着雨水在逐渐淡忘着半个月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血腥一幕。

但,那是绝不能忘却的死亡——家暴直至血刃妻子,留给人们的是太多关于家暴的反思。

钟丹丹的最后24小时

从2015年5月30日傍晚6点开始起,32岁的钟丹丹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此前两天,钟丹丹再次因丈夫金苗的“家暴”,带着4岁的女儿住到小姨家——这个5月,她已是第二次来到这里避难了。

小姨沈调娟想起,“其实从4月份开始,我就不能让她出门了。我老公也和我说过好几次,金苗平日老动手打人很多。没想到,他最后会动刀!”沈调娟抚摸着外甥女的遗像哭诉。

4月11日早晨5点多,金苗就对钟丹丹实施过家暴。紧接着5月16日,金苗再次对妻子动手,还拿刀刺破妻子的左脚后跟,并且把她关在家中,不让她去医院包扎伤口,直到当晚7点多,钟丹丹才得以去医院处理伤口。5月28日,钟丹丹又一次遭受金苗殴打,钟丹丹只得再次带着女儿来到小姨家避难。

5月30日晚7点多,几乎就在金苗载着钟丹丹母女离开小姨家的同

时,小姨沈调娟和姨父朱福昌两人的心就揪了起来。

这天,金苗驾车带着钟丹丹母女一直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转悠,虽然小姨和小姨夫多次电话追问,钟丹丹也说要回家,但金苗说“不行!”直至次日凌晨零点20分,即5月31日凌晨,钟丹丹和女儿才终于回到小姨家。钟丹丹还没来得及对小姨细说这个晚上的事情,金苗电话又追过来,问钟丹丹是不是在和姨讲讲他的坏话?钟丹丹回答,“我很累,想睡了。”凌晨2点多,小姨又一次被丹丹手机铃声惊醒,还是金苗打来的。

5月31日上午10点多,小姨给丹丹备好菜和饭,要丹丹带着去单位吃。姨父朱福昌也再三关照丹丹,让她早点回家吃晚饭。

然而,5月31日傍晚,金苗已早早等在钟丹丹单位门口。金苗说,要坐钟丹丹的电瓶车出去转转。无力反抗的钟丹丹只得驾着电瓶车出发,金苗坐后座。当钟丹丹按金苗“指引”,至环山路府山公园北门时,金苗突然从身后拿出了一把尖刀——这是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他把尖刀伸到前座正在驾车的钟丹丹面前,没等钟丹丹反应过来,尖刀从钟丹丹下巴(即下颏中间)刺入,再从鼻子部位刺出,鲜血四溅,车子歪倒一边。金苗来到前面,手持尖刀继续朝钟丹丹胸部、肺部和腰部等处连刺数刀,直至钟丹丹失去声息,躺倒在血泊中。

急救车和110车先后赶到,毫无生命体征的钟丹丹宣告不治。警方获悉,金苗32岁,无固定职业,是死者丈夫。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于2015年6月9日给死者钟丹丹家属出具《死亡》《鉴定意见通知书》:“钟丹丹系右侧内动脉、锁骨下动脉离断致急性大出血死亡。”

拖了8年的“恋爱”终在喘息中完婚

“如果时光能倒转,我们家所有的人,所有亲戚朋友,都不会同意他们结合!”钟明明是钟丹丹惟一亲弟弟,他目前在昆明某部工作,他说,其实姐姐的这桩婚姻,从来就没被家里人看好过。

地处绍兴城北的灵芝小区有很多人清楚,美丽而又懂事的钟丹丹

当年从杭州一所幼师学校毕业,先去绍兴一家幼儿园工作,后来到现在的单位绍兴汽运集团客运中心,担任售票员,她待人态度和气,工作用心,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认识金苗时,钟丹丹才20岁。当时,钟丹丹不想和他交往,金苗却不肯放手,生性胆小而又软弱的丹丹不敢反抗。那时,有人给钟丹丹介绍优秀的男孩,但都被金苗搅黄了。后来,有个胆子大些的男同学,向钟丹丹表达爱慕,当两人有次约在城市广场见面时,金苗拿刀把男同学手臂刺破。

金苗继续对钟丹丹死缠滥打,其间,钟丹丹也听说金苗父亲早在2007年被金苗气得离开人世;金苗没正当职业,有打牌赌博不良习气等,父母和亲朋好友都不同意钟丹丹嫁给这样的人。终于有一天,钟丹丹下决心提出分手,金苗就放出狠话:“你不同意,我就杀死你全家。”

2010年下半年,岁友已有28岁的钟丹丹,在与金苗“被恋爱”长达8年时光后,终于与金苗结婚。知情人称,她抱着随便嫁个人算了的想法,也可能在想,万一以后日子会过好呢?

但她想错了。

2012年春天,突然有派出所警员找到钟丹丹:金苗因涉嫌赌博和在赌场抽头放资等不良行为,被关进拘留所。

从拘留所回来当晚,钟丹丹以为金苗会收敛,但他还是老样子,通常次日凌晨1点或2点左右才回家。半年后,金苗再次因涉赌被抓。

记者多次追问钟丹丹家人和邻居,难道钟丹丹就一直没提出过离婚?

“当然提过,但金苗的回答还是与婚前一个调:‘你提离婚,我就杀了你全家!’”一次金苗见钟丹丹想离开他,他拿出一把猎枪,来到居住在一个小区的金苗父母家的楼下,朝着钟丹丹父母的房子就是一顿开枪射击,玻璃窗上被打出一个个弹洞。从此钟丹丹不敢再提出离婚。

愤怒在受害人小区熊熊燃烧

2015年6月14日上午9点整,钟丹丹遗体在绍兴殡仪馆火化。当记者再次踏进钟丹丹所住灵芝小区时,愤怒的邻居们捏着一份份已摁上了他们红手印的《要求严惩杀人犯金苗的公开信》,记者仔细地数了一遍,灵

芝小区共有1368个人在公开信上摁上了自己的红色手印并签名,要求严惩凶手,还有人陆续地在过来签名和摁手印。

邻居沈小花说,他们住死者对门的一幢楼里,经常听到钟丹丹凌晨时分发出叫喊声,一定又是丹丹被丈夫打了。

潘树兴大伯常常在凌晨2点起床去运水产品,出车前,往往会看到金苗回家,一身光鲜穿着,嘴里喷着酒气,摇头晃脑地在走。

鲍齐耀住钟丹丹家对门,是离丹丹家最近的邻居,他说金苗殴打钟丹丹的事,数不胜数。老鲍开头还会过来劝劝,“但都没什么用”。

丹丹离世后,沈调娟整理遗物发现,丹丹的衣服少之又少,大多是金苗和女儿的衣服。丹丹不买衣服,非常节俭。

记者意外在钟丹丹的抽屉里看到2015年3月18日的一份《绍兴日报》,报纸第4版上有一篇文章,这是一篇表扬绍兴公路客运中心女售票员钟丹丹的文章,文章说,“一位女乘客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忘了拿上找零的50元钱,后面的男乘客没有提醒她,而是悄悄地将钱据为己有。女售票员钟丹丹得知此事后,觉得应该帮女乘客把钱要回来……50元钱是小事,但售票员却处理得当、果断,这令陈女士(乘客)很感动,她对认真负责的钟丹丹连连道谢。”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愿天堂里没有家暴和悲情。



凶手金苗案发前照片。

(上接第1版)

2009年11月27日上午,该厂的电线被接回。不少人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2009年12月16日傍晚,赖君武就剪断电线一事向象山县公安局西周派出所报了案。

当天,派出所受理了报案,对赖君武夫妇制作了询问笔录。警方依法及时勘查了现场,询问了多名证人。

2009年12月31日,象山县公安局决定对夏凯涉嫌破坏生产经营案立案侦查。

2010年1月27日,象山县公安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夏凯。

2010年2月3日,象山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夏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批准逮捕。

象山县检察院在《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明确指出:“将装饰材料厂电线剪断,系经文岙村集体讨论决定后所作的决定,难以认定为夏凯纠集他人破坏的结果。”检察机关还认为,“夏凯等人经商量将装饰材料厂生产用电的电线剪断致使该厂停电停工,虽已属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但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仅仅是被剪断的电线,该电线价值显然未达到5000元以上,此外并无造成该厂其他财物的损毁、损坏。”

同一天,象山县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夏凯的行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这起破坏生产经营案。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三年半后夏凯被莫名其妙地牵连卷入一个故意伤害案。

2013年6月11日,象山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将夏凯刑事拘留。当时,夏凯的妻子正是怀孕期间。

同年7月17日,夏凯被逮捕。

2013年8月14日,象山县公安局重新决定对夏凯涉嫌破坏生产经营案立案侦查。

2013年9月17日,象山县公安局向象山县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称夏凯不但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且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并称夏凯涉嫌上述两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

象山县检察院审查后,于同年10月30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1月29日,公安机关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检察

机关再次审查后,认为夏凯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2013年12月17日,象山县检察院向象山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夏凯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014年3月3日,象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记者进行了旁听。法庭上,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俊、苑亮为夏凯做无罪辩护。针对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的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辩护人一一进行了质证,指出控方起诉指控的有罪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一大串,特别是控方的不少证人做伪证,矛盾百出。

2014年5月29日,本报以《象山一起破坏生产经营案遭遇“证据门”》为题,对这起冤案作了披露,实施舆论监督。

随后,象山县检察院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象山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去年6月3日,象山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准许检察机关撤诉。

今年6月11日,象山县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书,“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象山县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此,该院依法决定对夏凯不予起诉。

错误羁押318天,让蒙冤受屈者情何以堪?

从2013年6月11日刑事拘留到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取保候审,夏凯被错误羁押的时间长达318天。

对于夏凯来说,往事不堪回首。“我被关在看守所期间,经常想起老婆在怀孕、待产、分娩以及抚育婴儿期间,不仅不能像正常家庭一样享受我这个当老公的呵护,她甚至还要挺着大肚子为我提心吊胆、四处奔波。我还想起刚刚出生的孩子,自己却不能相见。每次想起这些,我的内心非常痛苦,极度沮丧。”夏凯告诉记者,由于被错误逮捕、错误羁押、错误起诉,还严重影响到他在社会上的形象,自己因此未能当选村委会主任,严重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

今年6月17日,夏凯向赔偿义务机关象山县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要求象山县检察院在相关媒体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16万元。